

小河拐了一个弯

张建春

小河向东,悄然的一河水不断,潺潺地,流出了一湾好地,种麦、种稻、种菜,还栽一抹桃林,三月开花,艳艳的美,到了初夏,一林的桃熟了,歪着红唇,酸甜的好味道,在风中飘来飘去。

湾中住有人家,起先三五户,后来少了,到了今天,就一户人家了,守着河,守着地,守着年年不负花期的桃林。

桃源人家,好生惬意。

惬意吗?刘老根在桃林转悠,想着这事。老伴腿脚不灵便,只能坐在门坎上,看一世界的桃花,看起早的蜜蜂在花朵上晒太阳。

是了,小河湾就住着刘老根一户了。

好地方怎就没人守呢?刘老根想不透这事,儿子不愿守,孙子不愿守,满世界的人都不愿守,城市就那么好?刘老根和老伴去过儿孙所在的城市,倒是热闹得很,马路上人挨着人,车子一辆接一辆,过个马路都是件极麻烦的事。刘老根住不起,没几天就拉着老伴回了小河湾,听水流,听鱼咬破水皮肤的声音,听众桃低语,心反而踏实了。

小河湾,原可是人向往的地方,老伴就是奔着湾地来的,水好地好,桃花好。水好地好出好粮,饱肚子,桃花好桃花美,饱眼睛,还有何求?老伴嫁得安稳,和刘老根的日子也过得安稳。

三月桃花开时,小河湾热闹。一是桃花开得热闹,劈头劈脑开,满枝满枝开。二是赏桃花的人热闹,红男绿女、老老少少,成群结队地来。能不热闹吗?这些日子,刘老根乐呵,花像是自己开的,看桃花也就是看自己呢。刘老根把水烧了一壶又一壶,大锅饭煮得足足的,予人方便,也是给老两口方便。

刘老根对赏花人有说不完的话,说小河湾,说儿子,但最多的是说桃,说自家的桃好吃得很,一律的甜,不大,却是一包蜜。临了还忘不了叮上一句:桃熟了,来吃桃。听的人头只点,一定来,一定来。

花无百日红,花期一过,桃花落了一地,小桃在枝上挂了,青青涩涩的。小河湾安静了下来,蜜蜂不来,赏花的人不来,只有刘老根俩口子,眼看着桃一天天长大。

桃熟了,树枝弯得贴地,桃的去处成了事。刘老根打电话让儿孙回来,摘桃。儿孙回来了,一头扎进桃林,摘呀摘的,车屁股装满了,也就收手了,再不愿多摘一个。要那么多桃干嘛?吃不完,烂了。卖呀,又值不了几个钱,小炉不够炭钱。

刘老根生气,老伴跟着气。这么好的桃,儿孙不爱,忘了。孙子直言直语:天下好桃多着呢,鼠标一点,所有的桃就进家了。说得刘老根翻白眼,嫌自家的桃不好哦。

指望着三月观桃花的人回头吧,刘老根心里暗暗希望,打了不少招呼的。可刘老根失望了,一个回头人也没有,花算是白看了。

桃熟透了,一个个从树上栽下来,在地上砸出声响,刘老根心一阵阵疼,好桃,我的好桃呀。

去年桃熟的夜晚,刘老根和老伴听到了桃林中有声响,偷桃的!刘老根捂住老伴的嘴,让摘呀,总比落地烂了好。第二早晨,刘老根去了林子,哪有偷的痕迹,估计是猪獾狗獾闹的。刘老根失望得很。

唉,还不如开谎花呢,染个眼。

偷桃是好多年前的事了,多是孩子,成人也有,偷了吃,或偷了上集上卖,换个油盐钱。那时,三五户人家轮流看桃,轮到刘老根,他看得松。孩子嘴馋,摘上三五五个,刘老根吓走他们。成人来偷,刘老根就捣鼓出声音,不和偷的人谋面,抬头不见低头见,方圆二十里地的人谁不认识谁?不是急了,谁会干这事。

现在请人摘,也没人来了。刘老根失落归失落,心中却是别样的,好日子在面前哦。

有个例外,年年都有一个人来摘桃。

春伢子年年来摘桃,一摘就是半天,却是摘不上几个。

春伢子刘老根记得,少年时没少偷过桃,整口袋偷,刘老根逮住过,可又放了。不为别的,春伢子的母亲是个瘫子,日子艰难。

春伢子现在摘,意味不同了,尝上一两个,剩下的时间就是和刘老根说话,必提的是过去偷桃的事,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。

刘老根在桃林转悠,眼见桃花就要开了,又要热闹一阵子了。刘老根有点累了,寻了个高处坐下,心酸酸的,老了哦,老俩口岁数加起来快一百五十岁了。

桃树却不老,一个个苞子,都青春欲滴。

不过,刘老根心中有底,去年桃熟时,春伢子春总留过话,小河湾他要整体土地流转,打造旅游地,让更多人看桃花、摘桃子,桃林对他有恩,丢不得。

桃林何止仅对春伢子有恩?刘老根笑了,如是桃林中的第一朵桃花。

小河悄然地又拐了个弯,一河水哦。



春天的事 欧阳冰云 摄

柳如眉

董改正

春三月,柳如眉。

眉何如?眉如柳。

清代文人张潮说:“古之美人,以眉著者得四人焉。曰庄姜,曰卓文君,曰张敞妇,曰吴绛仙。”

庄姜的眉毛是蛾眉,“齿如瓠犀,螓首蛾眉;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”。文君的眉毛是远山眉,《西京杂记》载:“文君姣好,眉色如望远山,脸际常若芙蓉,肌肤柔滑如脂。”魏晋南北朝延续着两汉的眉毛审美,“魏武帝令宫人扫黛眉,连头眉,一画连心细长,谓之仙蛾妆。”吴绛仙是隋炀帝宠姬,所画的应是蛾眉,隋炀帝每每倚帘视之,移时不去,啧啧叹道:“古人言秀色若可餐,如绛仙,真可疗饥矣。”为了让她和众宫女画眉,从波斯进口“螺子黛”。螺子黛是一种青黑色矿物颜料,很贵,“每颗直十金”。

张敞的爱人很幸福。张敞人品好,官品也好,最好的是他爱妻子,“为妇画眉”,因此长安城内盛传“张京兆眉妩”。有司以为有失官家体面,便将此事上奏,皇帝问话,张敞从容答道:“臣闻闺房之内,夫妇之私,有过于画眉者。”这个回答太妙了。皇帝一定会哈哈大笑的。

“眉妩”意即“眉样妩媚可爱”,说他画眉毛水平高,比“眉妩”蕴藉。初看时,以为是“眉抚”,以画眉闻名的巡抚,如“石痴”“诗魔”之类,可惜不是,一叹。

以上四者,眉形归纳起来只有两种,蛾眉和远山眉,但自古眉形远远不止两种。明代杨慎的《丹铅续录》里就有《十眉图》:“一曰鸳鸯眉,又名八字眉;二曰小山眉,又名远山眉;三曰五岳眉;四曰三峰眉;五曰垂珠眉;六曰月稜眉,又名却月眉;七曰分梢眉;八曰涵烟眉;九曰拂云眉,又名横烟眉;十曰倒晕眉。”其实收录还不够完备,周肪《簪花仕女图》中,还有著名的“桂叶眉”。到文化极为发达的宋,眉形更是诸体皆备了。《清异录》中提到一个名叫“莹姐”的女子,“玉净花明,尤善梳掠,画眉日作一样”,有人惊叹道:

“汝眉癖若是,可作百眉图。”

这些眉形都是什么样?有人作《十眉谣》:“一鸳鸯:鸳鸯飞,荡涟漪;鸳鸯集,戢左翼。年几二八尚无良,愁杀阿依,眉际两鸳鸯;二小山:春山虽小,能起云头;双眉如许,能载闲愁,山若欲雨,眉亦应语……”太写意了,大致看个念想罢了。

令我十分讶异的是,居然没有“柳眉”在列!“柳眉倒竖,杏眼圆睁”,评书里都这么说,而且柳眉难道不比桂叶眉更美吗?不比蛾眉更自然吗?不比小山眉更长吗?且看凤姐,“一双丹凤三角眼,两弯柳叶吊梢眉”;再看黛玉,“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,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”。罥,缠绕也。什么绕烟最美?一定是杨柳了。“杨柳堆烟,帘幕无重数。”曹雪芹好友郭敏《晓雨即事》云:“遥看丝丝罥烟柳。”可见黛玉也有一弯柳叶眉,只是它不是吊梢,而是细柔微蹙,令人怜惜。脂砚斋看到此处,忍不住批道:“奇眉妙眉,奇想妙想!”

初如豆,渐细长,线条柔和,是造物的刹那心跳,是自然的诗意乍吐。连春风都醉了啊!你看,一湖的风,都吹着那万千如丝丝发、如弦的柳条,都梳着那令人柔软的律动,那让人怜爱的一抹柔情,那让人心醉神迷的一笔眉弯。且执眉笔——最初的眉笔,据说是细柳条烧焦成炭制成——画一弯春水波柔,画一抹春山远黛,衬双瞳剪水,映琼鼻如玉,那便是眉如柳,柳如眉。

柳如眉,一泓春水如双目。眉如柳,眉间韵致待春风。比夸张更有表现力的是留白,“贫与萧郎眉语,不知舞错伊州。”好一个“眉语”!眉语如何?待君自悟。品出来的,没品出来的,都在那一弯柳眉蹙动中。

还有比柳更适宜形容女子的吗?还有比柳眉更适宜女子的吗?还有比为伊人画眉更缱绻更温柔的吗?那个做事果决的赵敏,对张无忌所要求的不是江山,不是权力,不是财富,而是“我的眉毛太淡,你给我画一画”。

妙绝!

